

鄭成功舉義抗清失敗原因探討

江錫賢

目次

- 壹、前言
- 貳、鄭成功舉義抗清的背景因素
- 參、鄭成功舉義抗清失敗原因分析
- 肆、結語

壹、前言

民族英雄鄭成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臺灣史上，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三百多年來生活於臺灣這一塊土地上的人，鮮有不知鄭成功者。

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生於明天啓四年（民國前二八八年，西元一六二四年），死於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民國前五〇年，西元一六六二年），享年僅三十九歲。成功少有大志，且美豐儀有果斷（註一），惜英年早逝，古人有云：「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正是鄭成功最佳的寫照。

時下，有關研究鄭成功生平事蹟之文章甚多，故本文將僅就鄭成功舉義抗清失敗之一層面加以探討；至有關鄭成功其他史事、軼聞、功業，諸如早年生活、死因傳說及驅逐荷

人、光復臺灣等等，則不在本文研究範圍。

貳、鄭成功舉義抗清的背景因素

鄭成功生於明朝末年，那時候的明室政局已經非常敗壞，神宗以降的幾個皇帝，多屬昏庸的君主，導致宦官專權，黨派攻伐，流寇猖獗，外患頻繁，朝中善類幾空，國事益不可為。

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闖王李自成自陝西東進，攻下太原，繼而攻下寧武關（在今山西寧武縣），連陷大同、宣府及居庸關（在今河北昌平縣西北）。沿途惟寧武關守將周遇吉戰死，餘皆望風降賊。三月，自成逼京師，太監曹化淳啓城門納之，京師遂陷。思宗登煤山（即萬壽山）自縊死，后妃亦皆自盡，大學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數十人，歷史上的明朝便結束在這一年，而這一年又是歷史上的清朝的開始（註二）。

明亡的一年，鄭成功二十歲，正在南京太學讀書，受教於江南名士錢謙益，接受中國儒家傳統思想教育。思宗自縊後，明福王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子，世襲），因鳳陽總督馬士英等的擁戴，於五月即位於南京，並於次年改元弘光（註三）。弘光帝昏愚無知，權臣當道，不思振作，不久，南京即被清兵攻陷遇害。南京陷落後，張國維等乃奉魯王以海

（太祖九世孫），稱監國於紹興（在今浙江紹興縣），而唐王聿鍵（太祖八世孫）走福建，依總兵鄭芝龍（成功之父），為黃道周等擁立，稱帝於福州（在今福建閩侯縣），並改元隆武，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清兵陷紹興，魯王逃入海中，而唐王被擒於汀州（在今福建長汀縣），不屈而死。不久，瞿式耜等又擁立桂王由榔（神宗孫）於肇慶（在今廣東高要縣），以明年為永曆元年（註四），上述的福、唐、魯、桂四王，即史上著稱的南明四王。

南明四王中，與鄭成功舉義抗清有密切關係者為唐王隆武帝與桂王永曆帝，茲就有關現存明鄭史料加以探討鄭成功舉義抗清的背景因素及心路歷程。

前述唐王即隆武帝，由黃道周、鄭芝龍、鄭鴻逵等擁立；芝龍，原為海盜出身，個性桀傲，常存二心，隆武帝畏之如虎，史載隆武帝方狼竄雌伏於閩南之一隅，而舉軍國大事倒授於芝龍之掌握，佗佗倪倪奉芝龍令不敢違（註五）。成功之初入隆武帝身邊，本係芝龍之安排，芝龍原欲以監視隆武帝言行有無不利己者，但卻沒有想到反而促使隆武帝與鄭成功君臣間之深厚感情與成功之忠貞不二。成功豐采掩映，奕奕耀人（註六），隆武帝即位時，成功年二十一歲，某日入朝，帝觀其表，甚為驚奇，因此對他特別寵異，曾撫其背說：「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於是賜姓朱，改名成功，翌年，並封為御營中軍都督，同時賜給尚方劍，儀同附馬，後又封他做忠孝伯。成功是一位接受中國儒家傳統教育的讀書人，對唐王的知遇之恩，不但沒有做其父親芝龍的臥底，監視隆武帝的言行，反而竭志盡忠。時芝龍以擁立並非本意，而係迫於情勢，故日與文臣忤，尤其與黃道

周更相處不好，其心中又想清勢方盛，隆武帝必不能偏安於一隅，於是暗地裡與晉江原明降臣洪承疇、黃熙胤接洽投降事宜。某日，成功見隆武帝愁坐，悲憤填膺，因此跪奏說：「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有異志耶？臣受國厚恩，義無反顧，臣以死扞陛下矣」。等到芝龍降清被擄北去後，成功乃攜所著儒巾、儒服，赴文廟（即孔廟）哭焚之，仰天說：「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謹謝儒服，唯先師昭鑒之」，旋即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名義誓師海上起義抗清（註七）。

至成功起義抗清與永曆帝之關係為何，據史料所載，隆武帝遇難後，桂王永曆帝即位於肇慶，成功時在南澳募兵得眾數千人，後據鼓浪嶼，遙聞永曆帝即位消息，即奉永曆正朔；是年（即永曆二年），成功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奉表朝永曆帝，帝遣使封成功為威遠侯；三年，晉封成功為漳國公（註八）。後帝又晉封成功為延平王（註九），許其便宜封拜（註一〇）；成功本忠君之士，復蒙二帝知遇之恩，而心思有機會報效明室，故不受清之招降，乃舉義抗清，以圖復明大業。最後談到鄭成功舉義抗清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因素，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厲行薙髮之令，不從者殺之，故凡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人都普遍存有：「頭可斷，血可流，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薙」的反抗心理；又中國自古即有嚴夷夏之防的民族主義觀念，故滿人入關後起而抗清者處處皆是。成功於隆武帝蒙難，其父芝龍降清後，也是基於中國傳統儒家忠君愛國思想及國破家亡之孤臣孽子之心起義抗清的。

叁、鄭成功舉義抗清失敗原因分析

鄭成功於隆武二年閩海舉義（註二一），誓師復明之初，追隨者僅洪政、陳輝、楊才、張進等九十餘人。後至南澳收兵，才得眾數千。當時東南沿海據地自雄的，在金門是成功的叔父鄭鴻逵的勢力範圍；廈門則為成功的族兄鄭彩和鄭聯兄弟所有；北方的海壇、南日、南北交菱及舟山等島，都是由魯王屬下的周瑞、周鶴芝、張名振、阮美等人分守；而南方諸島如銅山、南澳則又分別被朱壽和陳霸所踞。成功只能偏促於南安故土，訓練士卒，整飭船隻，飄遊於鼓浪嶼，或入海澄，或出鎮海衛，作遊擊性的小規模活動。但由於成功的銳意經營，力謀發展，而治軍嚴整，賞罰必信，對部屬推心置腹，臨陣身先士卒，一時智勇咸效死樂為所用，不數載兵威大振，所向披靡，清兵聞之喪膽（註二二）。

自成功起隆武二年，迄永曆十六年病死臺灣，凡十七年（註二三），共歷經無數大小戰役，其較著者有：

一、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八月，成功會鴻逵於泉州桃花山（晉江縣東南三十里），沈佺期等起兵應之，泉州清提督趙國佐（註二四）以兵二千迎戰，成功與鴻逵出奇兵夾攻，大敗之（註二五）。

二、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成功進師潮陽，知縣常翼風以城降，回師取金、廈兩島為根據地，並遣洪政招安銅山、南澳、閩安諸島分所屬為左右前後五軍，以馮澄世為參謀，縱橫東南海上（註二六）。

三、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春、正月，成功攻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三月，清總督陳錦與成功戰於江東橋，大敗，成功乘勢拔長泰、漳州屬邑俱下（註二七）。

四、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五月，成功會兵部右

侍郎張煌言兵大舉北伐，由思明開駕，途經溫台，六月陷平陽、瑞安，取足七個月糧餉，八月九日抵羊山，十日再前進，不幸途遇颶風，損毀樓船數十艘，死亡官兵八千餘人，退回舟山，修整船艦，補充兵馬糧餉，以圖來日再舉（註二八）。

五、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成功十七萬大軍乘江南無備，並圖牽助清兵之攻滇，五月發舟山，由崇明入江，六月破瓜州，進陷鎮江；秋，七月，成功進逼南京，清廷大震；後因成功不聽甘輝「兵貴神速，宜急攻城，乘其勢未定而拔之；不然，波援兵畢集，難以攻取」之言，且輕敵無備，遂敗績（註二九）。

六、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清以江南既定，乃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合攻金、廈兩島，成功自駕八槳板舟，往來視師，潮湧風發，親率巨艦衝之，責令鄭泰自浯嶼引兵合擊，北（滿）兵大敗，蹈海死者十之七、八，生擒首領呂哈喇，殺滿兵一千六百餘人，達素率殘兵回福州，自殺（註三〇）。

七、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成功鑑於南京戰敗後，全局逆轉，力量已無法伸入浙江，活動範圍，僅侷促於漳、泉一帶，非取台無以自保；適何斌獻圖，順治新喪，乃下定復台決心。三月一日成功祭江興師，十日候風料羅，二十三日以數百艘，領二萬五千兵於二十四日入澎湖分各嶼駐札，三月三十日進攻臺灣，十二月三日荷人戰敗，降於安平，全台遂歸鄭氏統治（註三一）。

由上史實觀之，鄭成功舉義抗清，一度氣勢如虹，兵臨南京城下，予清廷嚴重之挑戰，令清廷舉朝震驚，然何以會功敗於垂成，本章將根據相關明鄭史料深入從各個層面加以

探討。

第一、鄭成功戰略、戰術上之探討

戰略是指戰爭的計謀，戰術是指作戰的方法而言，鄭成功舉義抗清，在戰略、戰術上有得亦有失。

鄭成功於隆武二年舉義之初，糾眾得數千人，據南澳，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其年，遙聞桂王朱由榔即位肇慶，改元永曆，成功則奉正朔。忠孝伯是隆武帝封給成功的爵位，隆武帝對成功甚為寵異，故賜姓朱，改名為成功，成功對外檄文用招討大將軍，後再奉正朔改用永曆年號，此種收攬民心的戰略，甚具號召力，故他舉義抗清頗能得到明室遺臣及大多數漢民族的認同與擁護，從而四方豪傑聞名來歸者甚多。

永曆十三年，鄭成功統兵十七萬北伐到舟山烈港之後，先後發布了「申諭」、「約法」及「禁令」三文，其文如左：

(一)「申諭」云：

本藩親統大師，不憚數千里，長驅遠涉，進入長江，刻期恢復，上報國恩，下□蒼生。此行我師一舉一動，四方瞻仰，天下見聞，關係匪細，各提督統領十餘（載櫛）沐辛勤，功名事業，亦在此一舉，當從□（收）復起見，同心一德，共勦大事。進入京都之時，凡江中船隻貨物，准其插坐，但要和衷，不准爭競。其岸上地方百姓，嚴禁秋毫無犯，已有頒刻禁條，炳若日星，總以收拾民心，上為國家大計，須體此意，諄諄嚴飭所轄，登岸之時，不准動人一草一木，有犯

連罪。非不念爾等從征，有跋跋風波，歷試鋒鏑，特以法之所在，難以情宥，各遵毋忽！」

(二)重申「約法」論曰：

「自古做大事以得民為本，至於行師而耕市不變，則聲聞遠播，四方咸有後之望。本藩數十年苦心，生聚教誨，以有今日，諸將同事盡瘁，總皆從恢復起見。茲本藩親統大師，進取金陵，雖克詰戈矛，為殺虜要著，而約束兵士，收拾民心，當與戰勦並重。諸將能遵令戢兵，即是本藩之聲名，各官兵能遵禁不擾，即是提督統領之聲名。故曰名者實之副，不可不謹也。本藩頒刻禁條，不許擅騷百姓，又申之文諭，可謂詳且盡矣。茲又重申前意，言之不厭詳者，其中必有大關係存焉！願諸將深體而力行之，時時刻刻，吊（調）集大小將領官兵，諄諄告諭，未有不遵依者。至本藩如此諄諄，而該提督統領，猶有漠然不省者，其頑冥之極，不論提督統領，立行革職，仍炤令究罪，遵之毋忽。」

(三)再申「禁令」云：

「本藩統兵十餘年，歷盡艱險勞瘁，實為殺虜救民，恢復大事起見。至于因地取糧，不得已以佐兵糈，若專主搶掠，此乃相聚為盜，絕無遠大規模，本藩何苦為諸無賴之巨魁，身受罪惡，爾各將皆鬚眉男子，亦何苦跋涉追隨，而事此不濟之主帥乎！大家俱上為千古勛名，下為身家顯榮，故不辭櫛風沐雨之勞苦，今興師大舉，數千里而來，克復南京，天下瞻仰，致苦盡甘來之時，須各各打起精神。古云：民為邦本，雖

取民之中，必存愛民之意，其約束禁條，不啻三令五

申，然猶諄諄於此者，誠恐有不法兵丁弁髦三尺，而一二將領，約束稍疎，甚而藉口飾非。如前有令，江中船隻准坐，今思江南一帶地方，當務嚴禁秋毫不犯，以示安撫，若開一坐船之端，即登岸搶掠，落船必藉口爲船中貨物，紛紛莫辨。茲再嚴飭禁令，江北地方准其取糧，准其坐船。至於江南地方，務要一草一木不動，伙兵水梢，不准上岸，不准坐船，微如火柴，亦就江北取去供江南之用，使禁令得以畫一。且江北瓜洲、六合、儀真，素稱富庶之地，所取定不勝計，官兵儘已富饒，亦可知足。若江南敢有故犯者，是真目無王法，目無天道，目無本藩，明明欲做盜賊，不肯做大事，本藩安用管此頑冥之將，管此頑冥之兵爲也？如有違令，斷必盡法而行，通船通隊，盡行梟示，該管大小將領，盡行梟示，本提督統領，一體連罪，決無姑恕。如本藩不敢盡法，則再不敢統爾三軍，（若）小大將領推委，罔管不及，自古設將束兵，兵之有罪，罪連主將，古今如是，爲將不能束兵，所司何事，此理之不可通者。此令字字金石，可矢天日，各宜凜遵，毋以助名、富貴、身家、性命，等爲兒戲也。」（註三）。

以上鄭成功所頒布的三個諭令，亦是整飭軍紀，收攬民心之至佳戰略。古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成功之大軍，一度氣勢如虹，直逼南京城下，清廷大爲震驚。

然，成功之義師，何以敗績於金陵，幾至危急存亡之秋，而終退至臺灣，究其原因，與成功後來所採取之不當戰略

、戰術有關。

（一）應守不守而反攻之不當戰略

永曆十三年六月，成功大軍破瓜鎮，其部將甘輝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得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得通，南都不勞而定矣」（註三）。此爲極佳之攻守戰略，唯成功不聽，終導致瓜鎮後仍爲清軍所破，南京之役亦大挫。

（二）應攻不攻而反守之不當戰略

永曆十三年七月，成功師逼南京，甘輝目睹士卒驕縱，不把大敵放在眼前，每日都到外面捕魚、砍柴，或是飲酒、賭博爲樂，於是又進曰：「兵貴神速，宜急攻城，乘其勢未定而拔之；不然，彼援兵畢集，難以攻取，君必悔之」，成功仍不聽，乃列營圍之，守著欲等清總督郎廷佐等之來降。

那時，被成功釋放的清將朱衣佐，回到南京，即向總督郎廷佐獻計說：「敵兵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志，然後擊之，破可必也」。廷佐正等待清兵來援，依佐的緩兵之計便被採納，即派人往見成功說：「我朝有法，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稍寬時日來攻，便即投降」，成功以爲南京守將已成甕中之鱉，信以爲真，不知是緩兵之計，便答應暫緩攻城。潘庚鍾看出清將的陰謀詭計，告訴成功說：「孫子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有顧忌，此必緩兵之計也」（註四），此爲戰場上兩兵交攻最基本、最淺顯的常識，但成功不聽諍言。

及後，下令示期攻城，會援兵至，有千騎迫前鋒營，爲余新擊敗，成功遂輕敵無備；城上兵覘其軍懈，是夜清副將

梁化鳳由鳳儀門穴城十餘道，率兵從街房中毀牆而進，復迫余新營；衆不及甲，倉皇出拒，副將董拱中、蕭拱柱死焉，余新被擒，成功聞警，遣翁天祐馳援，已無及矣，清盡出騎兵列城下，成功自率親軍擊退之，既而清援兵雲集，因而合攻，成功督將接戰，累敗，是役也，部將甘輝等數十人皆陣亡（註二五）。及成功退回廈門，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輝言不及此」，可見其亦承認此戰略之不當。

（三）無令不許輕戰之不當戰術

據沈雲撰、沈廷註《台灣鄭氏始末》云：

延平屢勝，兵益驕，諸將爭功互相訐。成功令：『非有令擅自進取者不爲功，越營爭勝者功敘本營，他營非危急不得相救』。庚鍾諫曰：『將士奮勇貪功，勿苛責以挫其鋒。且敵兵已數十萬朝夕益至，吾軍止有此數，非連營速戰、乘勝合攻不可。都城久圍不下，或有他虞。諸城降納不足守，勝則速來，敗亦速去。爲今日計，不如發令諸鎮并力，水師爭先取勝，以吾所長、攻彼所短，果能盡覆其水路諸軍，殲其渠帥，橫江塞隘，則陸路軍亦膽落神飛，而後乘銳并力，靡不濟矣』。不聽。

又據《閩海紀略》一書云：永曆十三年，成功軍破瓜州時，清提督管效忠、操江朱衣佐統兵迎戰，兩軍未及交，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陣；諸軍繼之，清兵大潰。擒朱衣佐，縱之北去；管效忠遁回鎮江，不守。成功以全斌違令先動，將殺之；諸將力請，乃免。全斌帶傷守鎮江。全斌爲成功大將，有功仍欲殺之，其原因是無令輕戰。

由於成功有「不得吾令，擅自進兵者，罪之」之語，故當清將梁化鳳率衆追殺至余新營前，新倉促督兵出戰，而各

營只列陣以看，不敢向前對敵，余新終因驕兵、懈怠、無備被擒；及後梁化鳳率騎直逼左先鋒鎮楊祖，諸將見成功張蓋在山觀敵，未有號令，不敢擅出，俄而祖敗，藍衍戰死，成功方令蔡祿、陳鵬往援，奈山高行遲；而化鳳又從山上馳下，鵬與祿軍亦大潰；清提督管效忠另遣別將繞山之背，合化鳳之師，時甘輝、張英伏谷內，未得號令，遂爲所困，乃分頭禦敵，不能相互支援，成功部將康龍曰：「敵人雖勝兩陣，實爲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註二六）

成功「無令不許輕戰」之不當戰術，遂終嗜敗績。綜觀成功戰略、戰術之缺失，在於沒有一套完整攻守而且具體可行之戰略、戰術計畫，隱有打到那裡，算到那裡之草莽英雄帶兵作戰方法；加以成功不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戰略、戰術基本原則，故有金陵之大敗，功虧於一簣。

第二、鄭成功性格上探討

性格，影響一個人的成敗至大，鄭成功的性格，優點固然很多，但亦有很多缺點，終使其舉義抗清之志業未成，本節配合題旨將僅就成功性格缺點方面加以分析：

（一）剛愎自用

剛愎自用，是指一個人之性情強硬、狠戾，固執己見而言。

成功年少得志，舉義之初，即獲得其父鄭芝龍舊部及明室遺臣的支持，所至之處，勢如破竹，因此遂養成其剛愎自用之性格。

成功性格之剛愎自用，從上述永曆十三年他在南京攻防戰中的種種表現以及從史實他殺各部將，眷屬乃至晚年欲殺

妻董氏及子經，可見一斑。

(二) 猜疑

鄭成功性格上之猜疑，致使部分將士叛清，而削弱其實力。

有陳豹者，在明封爲忠勇伯，來歸後，對於成功非常忠心，其人短小精悍，號「三尺陳」，守南澳近二十年，使南方敵人許龍、蘇利不敢犯，畏之如虎；但性傲，人多忌之，至是，清施反間，成功爲飛語所中，令周全斌攻之，豹倉卒不敢自明，又不敢迎戰，兵至，匆忙率衆搬眷下船，揚帆入粵投誠，清封爲慕化伯，成功因猜疑故，平白損失一大將（註二七）。

成功之猜疑心，部將黃安在其臨終前對他說得最透澈，有一天成功強拉黃安上將臺瞭望澎湖方面有船來沒有，安乘機勸諫他說：「金、廈的船是不會有來的，黃梧與施琅的奸計已實行，使藩主在北京的親屬都被慘殺，現在又要來謀滅藩主了。好像世子與乳母韓簿隱密的事，那個知道呢？誰敢斷定不是黃梧施行奸計，受賈唐顯悅，寫信激怒藩主，以達到父子相殘，自相消滅的目的？希望藩主勿再多疑心，如果再這樣疑神疑鬼，就是左右最忠心親近的人，亦會像郭義、蔡祿、陳豹一樣反叛投清啊！人家看見藩主父子至親，都是這樣殘忍的對付，絕不寬假，其他的部下還能相容嗎？結果必至衆叛親離，自行消滅」，這一段含有至情至理的話，把成功激動得羞、憤交併（註二八）。

(三) 驕傲

鄭成功於舉義抗清初期，能與部屬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但後來在軍事上的順利，養成他驕傲的性格，也造成

他後來失敗的原因。

永曆十三年，成功軍攻略南京時，先是由海路入長江，幾乎百戰百勝，以致造成成功及其將士驕傲與輕敵的心理，遂迭不防，終而大敗。

成功兵敗之最大原因，在兵圍南京勝敗關鍵時，以累捷自驕，大敵當前，仍縱軍士日日漁獵、飲博，更接受將士爲其祝壽，諸將卸甲把酒狂歡，毫無防備，後爲清將梁化鳳偵知所破，成功敗績回廈（註二九）。

第三、鄭成功執法上之探討

鄭成功執法嚴峻，亦多不當，其下令誅殺者甚夥，尤其殺及無辜，常爲後世訾議。

成功自隆武二年興兵開始，連年征戰，戎馬倥傯，僅於每一次征戰之後，集合諸將議功過，以定賞罰；有時也憑其主觀意識及個人好惡，以決定賞罰，且其賞罰常有過猶不及的情形，有很多部將，罪不至於死，卻加以處斬，並及其妻子、親人。

綜觀成功統兵攻伐期間，執法上有諸多缺失，例如：

(一) 以施琅恃才而倨，有親兵曾德逃亡，成功拔爲親隨，琅將會德捉回立斬之，因而觸怒成功欲捕殺琅，後琅逃匿，殺琅父、弟，造成施琅與其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二) 施琅被捕後，由副將吳芳看守，琅將吳芳及押人打倒脫走，成功殺吳芳妻子五人，芳失職固應受罰，惟殺妻子五人何辜？

(三) 施琅逃匿蘇茂家，茂密以小舟協助其逃亡，後蔭蔭請罪軍門，成功赦而封之如琅職；惟後議揭陽喪師罪，斬之，

固惡其失律，又怒其前縱施琅，造成茂弟蘇明與黃梧降清；成功前既寬而赦之，後又重以殺之，不當也。

(四)瓜州之役，部將周全斌未奉號令，先發陷陣，有功仍欲殺之，幸諸將力保，乃免。

(五)平台之後，成功以宣毅後鎮吳豪搶掠百姓，盜匿米粟，斬之，並殺其妻子；右虎衛陳蟒於高崎戰役中立大功，但仍判與吳豪同罪，網責革職。又承天府尹楊朝棟於平台之役著有功績，永曆十五年十二月，成功亦以朝棟小斗散糧，殺其一家；又殺萬年縣知縣祝敬，家屬發配，於是弄得人心惶惶，諸將解體。

(六)永曆十六年，成功長子鄭經與四弟乳母陳氏私通，生一男孩，詭報成功，說是妾侍所生，其妻之祖父唐顯悅寫信給成功，揭發真相，成功即派黃昱持令箭諭知鄭泰使監斬世子鄭經、陳氏母子及董夫人，以其教子不嚴。守將洪旭等接令大驚曰：「主母、小主，那裡可殺呢？」遂殺陳氏母子覆命，各將領並聯名為董夫人及鄭經請求寬罪，成功不許，導致其部將擁經抗命，而不發一船來台，金、廈諸將的公告有「報恩有日，候關無期」之語（註三〇），幾至眾叛親離，自行消滅；旋成功病卒，經及其母董氏方逃過一死。骨肉至親，鄭經縱有私通乳母之事，罪實不至於死；其夫人董氏及乳母陳氏母子亦罪不至於死，但成功卻堅欲殺之，此成功執法過嚴也（註三一）。

成功殺其從叔鄭芝鵬失廈門逃亡罪及殺餉鎮黃愷嚴重貪污案，完全做對。但總計成功從永曆三年九月起，至永曆十五年正月止，誅殺的將吏，在最原始的明鄭史料楊英《從征實錄》上記載有姓名的，有七十五員，併戮其妻子或全家者

，其人數則無從查考，另外本欲予誅殺，經諸將諛請勸免，改為黜降或罰責的有九員，至無分男女老幼，全予屠戮的城寨，記載的有八處，合共八十四起，實際上當有更多的誅殺和屠戮事件，不過不曾記載而已（註三二），成功執法，殊屬過當。

第四、鄭成功外交上之無援

成功生於日本，母田川氏為日本婦，因此對日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其舉義抗清時，深感以窮促東南沿海一隅之力，難以撼清廷全國之兵，因此其族兄建國公鄭彩貽書日本乞兵器後，再於永曆二年、五年、十二年三度致書日本求援。

永曆二年，成功貽書于長崎譯官曰：「大明龍興三百年，治平日久人忘亂；韃靼乘虛破兩京，神州悉汚腥羶。成功深荷國恩，故將喋血以一報讐，徘徊浙閩間，感義頗有樂從者。然孤軍懸絕，千苦萬辛，中心未遂，日月其邁。成功生于貴國，故深慕貴國；今艱難之時，貴國憐我，假數萬兵，感義無限矣」，惟有故皆不報（註三三）。

永曆五年，工官馮澄世建議：「方今糧餉充足，鉛銅廣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國。前者翁太夫人（即成功母田川氏）國王既認為女，則其意厚。與之通好，彼必從。藩主何不修書，竟以甥禮自待，國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糧以濟吾用……」，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船，洪旭佐之，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國王果大悅，相助鉛銅；令官協理，鑄銅煩、永曆錢、盔甲、器械等物」（註三三），惟未派兵援助。

永曆十二年，成功軍於羊山，為暴風破舟，損失慘重，

乃於是歲九月，復請援兵於日本（註三四），惟日本德川幕府因施行鎖國政策而皆不獲。

成功外交上孤立無援，故只得靠自己的力量與清廷相對抗，敵我之間，實力相差過於懸殊，故終敗也。

第五、當時整個時局之探討

鄭成功舉義抗清的前二年，西元一六四四年，闖王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國號順，改元永昌，進陷寧武關，周遇吉力戰死，宣、大相繼降，兵逼京師，三月十九日京師攻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萬壽亭；當時鎮守山海關的明總兵吳三桂原欲投降李自成，後聞愛妾陳圓圓為自成部將所奪，轉向清人乞師，清攝政王多爾袞收三桂為前驅兼程疾進，大破自成，終入據北京，君臨中國。

北京失陷，明室遺臣誠意伯劉孔昭、司禮監韓贊周等立福王於南京，改元弘光，惟時局已壞，弘光帝猶荒嬉淫樂，不理朝政，以致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奸小把持朝政，朝中善類一空，及清軍南下，史可法在揚州以身殉國，福王為清兵所執，遇害。之後，張煌言等奉魯王監國於紹興；黃道周、鄭芝龍等立唐王於福州，年號隆武，各分畛域，形同水火，終相繼敗亡。之後為桂王，即永曆帝，性仁柔，非撥亂才，加以各將領不識大體，仍相互攻伐，故予清軍以一一擊破之機會，成功只能擁有東南沿海及金廈兩島以抗清，力量終究有限，縱使二次北伐，攻佔金陵，亦未必能直搗北京，恢復明室大業（註三五）。

再者，當清帝入主北京後，政權趨於穩固，且採取以漢制漢之高明策略，清廷一方面封鎖沿海，斷絕成功兵源、糧

源；另一方面用分化政策，以功名利祿誘使成功的將領離貳，削弱成功力量，使這一枝抗清的部隊早日消亡（註三六），連成功叔鄭芝豹都被誘降清，故當時整個時局，對成功至為不利；及成功於永曆十五年十二月驅逐荷蘭人，光復台灣後，千頭萬緒，百事待舉，又怕荷蘭人再來報復，根本無力再進大陸反攻，半年後，成功在內外交逼之下，含恨病歿於台灣。

第六、其他各項因素之探討

鄭成功舉義抗清失敗的因素很多，除前述戰略戰術錯誤、性格偏差、執法不當、外交無援、時局不利等外，還有諸多因素，註定其失敗。

（一）人為疏失

如永曆五年五月成功以施琅忤逆，令右先鋒黃廷捉拿到案後，不交由與其有隙的黃廷看管（據楊英《從征實錄》，施琅曾因細故率眾至黃廷行營辱罵，並碎其家器，廷忍避之，密啓成功），卻交由忠定伯林習山看管，習山又交由副將吳芳看管，導致施琅用計得脫，終成大患。

又成功營將關尚賢於永曆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犯令當斬，卻因人為疏失，未加嚴密看管，或速予以處斬，導致關尚賢夜亡抵金川門，繼而入，盡以營中虛實告城中曰：「營中令雙日盡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諸將上壽，必置酒，若欲破敵，不出此日。營中地雷、伏弩、大砲、長槍、隨鹿角以密布，無隙可入，必從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註三七），結果成功軍後來一敗塗地。

（二）得而旋失

成功來台前，是處於年年征戰的時期，舉義之初，他在大陸沿海攻佔很多地方，但常不能據地固守，綏靖地方，擬訂一套安內治平之治理方針，以收民心支持，從而由點而面，以厚植反清力量，故終使甚多城池，得而旋失，至為可惜。

(三) 缺少相才

鄭成功是當時一方的傑出將帥，論武德與才略，無人出其右，他高舉反清復明的旗幟，以孤臣孽子之痛，窮島孤軍之勢，能帥眾數十萬，共與赴死效命者十餘年，成其長期抗節的志業，奠定明鄭三世之基（註三八），實屬不易之事，但最後何以會失敗，究其原因，以其缺少相才，至有關係。苟成功有如張良、蕭何、諸葛亮、劉基等之一類相才加以輔佐，武功文治並舉，則或許能成功大業，亦未可知。

(四) 天不假年

鄭成功於永曆十六年五月病薨於台灣，死時才三十九歲，三十九歲的年齡，是人生壯年，圓熟開創事業的時候，故實是英年早逝；假使鄭成功能在光復台灣後，再次整軍經武，枕戈待旦，則配合三藩舉事反攻大陸，進取中原，或猶有望焉，惟天不假年，成功來台之次年，即撒手西歸，命也，天意也。

肆、結語

鄭成功舉義抗清的志業，基於以上所述各項主客觀因素的關係，最後失敗了，在他病危時，都督洪秉誠調藥以進，成功卻投之於地而嘆曰：「自家國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有七年，進退無據，罪案日增；今又屏跡遐荒，遽捐人世；忠

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於此極也」，又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旋即以兩手抓其面，頓足撫膺，大呼而殞（註三九），正是英雄氣短，抑鬱以終。

鄭成功舉義抗清，功虧一簣，固足為後人所鑑；但他的忠君愛國精神，萬古流芳，即連敵手清帝亦欽敬有加，故康熙三十九年，清帝下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護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實守冢，建祠祀之」（註四〇），此成功蓋棺論定，遠非其父鄭芝龍、其師錢謙益及洪承疇、施琅等明降臣之所可比也。

常云：人生也，有得亦有失；成功北伐未竟其功，是其失，但他在永曆十五年趁清順治帝新喪，康熙帝沖齡即位之機，揮兵東進，驅逐荷人，光復台灣之不朽功業，卻是其得；也因此使得他在台灣史上乃至中國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他所倡導的民族革命精神，影響後世至深且巨。

史論曰：「初，成功倡義時，無兵將，又無糧餉，徒以忠貞自矢，眾遂日附。治軍嚴整，臨陣身先士卒，賞罰必信。北將來歸，推心置腹，故一時智勇咸效死樂為之用。雖位極人臣，猶以未能恢復境土為恨，終其世不敢稱王。將卒之年，遙傳明主遇害，有勸其改年者；答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忍改年！』終身奉尊正朔，以兩島抗天下全力，威振海內，從古未有也」（註四一），偉哉成功！成功偉哉！

【註釋】

註一：王世慶、莊金德：〈台灣史事圖譜〉，台灣文獻第十六卷第一期，頁一八五。

註二：傅樂成：《中國通史》，大中國圖書公司，五十三年十月，頁六六三。

註三：福王年號為弘光，部分因避諱寫為宏光，如黃宗義撰《賜姓始末》、彭孫貽撰《靖海志》等是。

註四：傅樂成：前揭書，頁六六五—六六六。

註五：引自匪石（陳去病）撰《鄭成功傳》所言。

註六：引自黃宗義撰《賜姓始末》。

註七：本段內容參考《清史稿》鄭成功傳，鄭亦鄒著《鄭成功傳》、黃宗義撰《鄭成功傳》、川口長孺撰《台灣鄭氏紀事》。

註八：鄭亦鄒著《鄭成功傳》稱延平公；林熊祥、陳世慶編著《賜姓成功事蹟及明鄭一代有關史實年表》，文獻專刊第一卷第三期，亦稱延平公；惟朱希祖著：《鄭延平王受明官爵考》一文，稱為漳國公。

註九：引自林熊祥、陳世慶及匪石（陳去病），前揭書所列永曆帝晉封成功為延平王內容。

註一〇：傅樂成：前揭書，頁六七一。

註一一：鄭成功起兵之年，黃宗義撰《賜姓始末》、鄭亦鄒撰《鄭成功傳》、彭孫貽撰《靖海志》、匪石撰《鄭成功傳》附錄「鄭成功年譜」、日人川口長孺撰《臺灣鄭氏紀事》、《台灣割據志》等皆作隆武二年；惟少數如夏琳撰《海紀輯要》與《閩海紀要》作永曆元年，本文採前者之說。

註一二：劉振魯：《促成鄭延平復臺重要因素之探討》，台灣文獻第三十三卷第三期，頁一。

註一三：鄭亦鄒著：《鄭成功傳》，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歷史文獻叢刊」第五頁寫成功起兵於隆武二年，與多數史載相同（見註十一）；惟鄭亦鄒同書第二十二頁卻寫「自成功起隆武元年，迄永曆十六年，凡十七年」，恐係有誤。

註一四：沈雲撰、沈垚註《台灣鄭氏始末》及彭孫貽撰《靖海志》皆

作「趙國佐」；惟夏琳撰《海紀輯要》作「趙國祚」，本文採前者「佐」字。

註一五：沈雲撰，沈垚註，同註一四前揭書，頁一三、一四。

註一六：林熊祥、陳世慶，同註八前揭書，頁一八、一九。

註一七：夏琳：《閩海紀要》，頁九至一〇。

註一八：引自林熊祥、陳世慶；同註八前揭書及金成前：《鄭成功、李定國會師未成之原因》，台灣文獻第十六卷第一期，頁一四。

註一九：引自夏琳：《閩海紀要》及林熊祥、陳世慶；同註八前揭書引《清史稿鄭成功傳》、《海紀輯要》所載。

註二〇：夏琳：《海紀輯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八十四年八月，頁二六。

註二一：同劉振魯：同註一二前揭書，頁四至五及林熊祥、陳世慶；同註八前揭書，頁二五至二六。

註二二：引黃玉齋：《明鄭成功北伐三百週年紀念己亥篇》內容，台灣文獻第十卷第一期，第一至二頁。

註二三：夏琳：《閩海紀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歷史文獻叢刊」頁二十三。

註二四：陳澤：《細說明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六十七年六月，頁四〇至四一。

註二五：引夏琳：同註二三前揭書及其另著：《海紀輯要》所載，內容均雷同。

註二六：黃玉齋：同註二二前揭書，頁四十九。

註二七：引自夏琳：《海紀輯要》及阮旻錫：《海上見聞錄》。

註二八：陳澤：同註二四，頁六六。

註二九：黃玉齋：《明鄭成功北伐三百週年紀念己亥篇》一文引《鹿樵紀聞》及《小腆紀年附考》，台灣文獻第十卷第一期，民國四十六年二月，頁六及頁八。

- 註三〇：陳澤：同註二四前揭書，頁六五。
- 註三一：張雄潮：〈鄭成功對將吏的統御才略〉，台灣文獻第十四卷二期，頁五十四至五十五。
- 註三二：日人，長口川孺：《台灣割据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四年八月，頁三十一。
- 註三三：江日昇：《台灣外記》，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四年八月，頁一二三。
- 註三四：長口川孺：同註三二前揭書，頁四十七。
- 註三五：引自林熊祥、陳世慶，同註八前揭書、日人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及江炳成：《古往今來話台灣》等書。
- 註三六：陳澤：同註二四前揭書，頁五十六。
- 註三七：彭孫貽：《靖海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八十四年八月，頁四九至五〇及一一〇。
- 註三八：張雄潮：同註三一前揭書，頁五十二。
- 註三九：酌錄夏琳：《閩海紀要》、《海紀輯要》、江日昇：《台灣外記》、陳澤：《細說明鄭》及《清代官書記明台灣鄭氏亡事》等書內容。
- 註四〇：黃宗義：《賜姓始末》，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八十六年八月，頁四七。
- 註四一：夏琳：《閩海紀要》、《海紀輯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均頁三〇。

作者簡介

姓名：江錫賢

籍貫：臺灣省南投縣

年齡：民國三十五年生

學歷：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班結業、普考、高考、簡任升等考試及格。

經歷：南投縣政府秘書、行政室副主任、計畫室主任、省研考會研究員兼管考組組長、綜計組組長、省府專門委員，現任省文獻會委員

著作：口述歷史研究初探、行政研究六篇、公文著作解析研究、臺灣一代名士連雅堂、連雅堂與臺灣詩薈、光復後臺灣省歷任首長政績回顧。